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十

西征石城記

馬文升

撫安東夷記

馬文升

興復哈密國王記

馬文升

平番始末

許進

平夷賦

趙輔

平蠻錄

王軾

平昔

平昔

平昔

典對谷密國王

縣安東

西通

西通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五

馬端肅公三記序

中國奠安四夷賓服君子於斯時也以無事處之而才美不外見與常人等間有冥頑之徒敢肆陸梁桀黠之夷或阻聲教君子於斯時也以一身任之而艱險無所避期於濟事成功而後已故其功業益著名位益隆而非常人所可及也惟我皇明奄有四海內夏外夷咸歸統御迺成化丁亥陝西土達滿四據石城作亂控衄官軍任事者弗克支朝廷乃擢鈞陽馬端肅公爲右副都御史代之至則與都御史項

公忠同心協力及勦平焉地方底寧成化丙申東夷
滿都魯僭號犯順公以兵部右侍郎奉命而往宣布
國威虜自屈服不戰而還既而邊官啟釁東上不
靖公被命復往夷人帖服忌之者以私忿中傷謫
戍西蜀越五年復有巡撫遼東之命弘治四年以
來西城哈密國節被土番侵奪藩籬失守公時爲兵
部尚書獨建大議御以恩威而哈密復國土番悚息
夷族舉安所謂興滅繼絕者公其以之功成事定乃
摭三事始末而自爲之記蓋卽裴晉公纂述蔡邕用
兵謀略上進請付史官之微意歟夫人知公之屢建

大功其才有大過人者而不知其有所本也先聖嘗
曰才難朱子恐後人不識才字乃釋之曰才者德之
用也蓋有德以爲之本則爲真才非特知能技藝之
美而已不然聖人亦何取於才邪由是觀之公以身
殉國榮辱以之卒能捍大患以成大功庶幾乎聖人
之所謂才矣考之公以進士取高第敷歷中外僅六
十年官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沒諡端肅其聲名在夷夏功業在朝廷德澤在黎
庶自有史官大書特書以垂後世夫豈待此三記而
後功業顯著也邪雖然使其恒處天下無事之時不

過隨行逐隊而已耳與常人豈相遠哉清戎山西侍
御同郡任公以公當代元老勲德懋著記不可泯迺
發廩稷山縣委尹袁梧鉸諸梓蓋簡之也且求予爲
之序昔予在仕途三十餘年蒙公之知最深擢憲正
遷左右轄巡撫河南皆公所薦引予之知公猶公之
知予也故序之未盡及者存諸記

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夏五月旣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功陞從一
品俸致仕河東七十二翁陶琰序

又

惟古名臣碩輔遭國多虞能當大事捍大患綽有餘力者若裴晉公於淮西寇萊公於澶淵韓忠獻范文正於鄜延昭大烈於時垂耿光於後雖職任事勢之不同要之超絕之見戡定之才匪躬之忠咸有大過人者至本朝大家宰鈞陽馬端肅公亦其人之流哉公歷事 景廟 英宗 憲宗 孝宗及 今上皇帝凡五十六年剛方純正迥然出時竒勲異勩昭赫人耳目者不可一二數若平石城撫東夷克復哈密其尤著者也自今觀之石城以强悍之虜習中國之戰具恃險固守難於猝平公膺撫巡重寄親臨戎伍

出奇制勝不兩月而梟渠授首東夷狡詐百出以恩則失威威則失信兼之權奸扇術難於安輯公以

欽命重臣推誠布公盡心經畫比事定人安而身攬奇禍土番犯順哈密幾亡其事在班封數千里不毛之外難於遙制公當本兵重任力主克復之議卒於威加絕域成數十年難成之功其識見其才力其忠誠方之裴寇韓范可謂異世而同符矣易用丈人則師貞吉詩矢文德則肆國治端肅有焉三大事公常自爲記侍御任公於端肅爲同郡嘗持是記於巡撫大都憲平谷張公且曰端肅公三記匪直記一時一

事之顛末耳顧夷情向背邊方利害戰守機宜一且可悉今疆圉孔棘或彷彿公之謀猷處公而振作之何所不可哉時都憲公以耆宿雅望撫茲重鎮屢平逆虜方焦勞邊務一見卽曰凡有閩外之寄者不可以不知此也侍御公因刻之且命讚記其簡末如右然則二公惓惓之意非爲端肅公一人私實爲天下國家至深遠慮也是爲序

正德十五年歲庚辰四月望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奉勅督理學政弘農許讚識

又

公鈞人也鈞當松高之陽相距僅百里維嶽降神周
有申甫生焉公生我皇明不殆于崧嶽降神乎哉
公幼穎異正學崇養廿六登進士乃拜御史尋陞閩
臬長入大理卿以中丞巡撫關陝陟司馬中遭險謫
尋起臺長司馬大冢宰特進少師兼太子太
師入仕五朝凡五十六年正德丙寅公年八十有
一懇以骨骸乞請俞允優詔馳傳還鄉錫
典異數歸四年公乃考終壽八十有五計聞輟朝
營葬諭祭贈太傅謚端肅而恩禮全焉此公階進

始終大略也公敷歷中外忠言嘉謀拾遺補衮者罔
非可述何取於三記爲哉蓋三記邊方大務也公旣
立功尋爲之立言經世之志有不容泯焉者茲讀
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
東夷記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密
記見公開皇圖大一統之規摹文武兼資安攘胥
得舉出公之遠猷槩三績而庶績見焉卽外政而內
政知焉匪直德望才業若茲而學問文章可考見之
焉是公其生焉與申甫同要其成也翰屏宣布又與
之同宿德元老文武是憲其在周者訖匹休以振於

今若公者真可謂社稷之臣歟侍御任公出公同鄉
之晚慕尚興起取三記錄之梓以正曾辱公之知紀
梓行歲月莫切於正乃順承以卒其志若大書特書
不一書於公者有太史氏實錄光昭崧高之神而人
品之再重也夫

正德庚辰春三月庚子朝議大夫山西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右叅議奉

勅督理糧儲前監察御史麻城汪正謹序

西征石城記

馬文升

殘元部落有把丹者仕於陝西平涼爲萬戶我
太祖既平江南克燕都下三晉兵至陝西而把丹等率
衆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其部落則散處開城等縣
爲百姓抽其壯丁爲平涼衛軍使自耕食彼旣以養
生射獵爲計而復無徭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馬數百
而羊數千者咸仍胡俗爲樂正統己巳年虜酋也先
寇大同宣府脫脫卜花王寇遼東阿樂出寇陝西土
達漸遭剽掠天順庚辰虜酋孛來毛里孩統也先餘
衆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十之八九生事漸荒
迨成化丙戌各酋大舉入寇土達有李俊者獨以羊

酒奉

特來

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從意時都御史銅梁

陳公介巡撫寧夏適都督張泰致仕居本鎮而養生於鳴以沙州迤南與土達相鄰牛馬多被賊虜掠傳聞非虜賊卽固原土達張把腰等假之也丁亥春陳公移巡陝西泰令家人狀張把腰虜掠事於陳陳至陝遂付分巡僉事石首蘇燮逮問而張把腰已懼先是鞏昌府通渭縣人戶逃於把丹孫蒲四等堡潛住縣遣里長追捕遂爲蒲四等所殺竟不知其由至是縣亦上於陳公逮之蒲四等雅素縱佚不知官府益危懼會新任靖虜等處叅將都指揮劉清至固原守

備指揮馮傑索各土達馬匹鷹翎等物滿四等因謀
於俊而俊實奸黠遂倡謀從北虜時把丹曾孫滿濤
者四之姪也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揮僉事有司
移文平涼衛補張把腰滿四等甚急其衛指揮日逼
督滿濤以應解者濤慙人也了不知俊四等已有叛
意遂率火鎮撫弟火四等二十餘人陰攜鐵索刑具
往捕之四等知之俟濤至堡給濤所率散各家具食
盡殺之因劫濤四等數人叛入石城石城者東西俱
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者俱拽繩而登西
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

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如拱
壁狀兩傍空處并後回悉築牆高一二丈五六尺各
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不知何人造此以避
亂者城外皆亂山形甚惡至此毛髮聳然蒲四等常
圍獵至此熟知其險可據遂居之已而李俊往誘東
李合泥土達見殺於仗義者分守叅將劉清領軍自
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鎮守太監黃泌寧遠伯任
壽與都御史陳公介會遣都指揮刑端申澄率陝西
各衛兵往補戰於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
潰事聞遠近驚駭兵部請以陳介任壽并寧夏總兵

官廣義伯吳淙延綏都御史王統參將胡愷各率所部兵會討之寧夏兵先至陳與吳竟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卽出兵架梁順領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時軍餘馮信最知兵隨陳公言於諸公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夜間方息凌晨卽行且乏水飲無執戈力不可與戰姑從彼意退兵徐議攻討吳淙叱曰兵已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木梃而鬪官軍遂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

山陳欲自殺左右人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大銅將軍亦一座兵猶有被圍在山者皆棄而歸盡死於賊賊遂乘勢猖獗凡係土達俱逼入城而於靖寧州大路搶掠運送甘州冬衣布花萬餘匹糧米不可勝計時兵部主事闔讓催軍至固原具奏以聞或傳其黨導以窺陝者朝野益震陳與任壽吳琮劉清馮傑俱解赴京師八月乃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嘉興項公忠爲總督鎮守陝西太監劉公祥爲監督行取回京涼州副總兵劉公玉爲總兵都督僉事夏正充左叅將都指揮劉清充右叅將監察御史邵

本端監軍兵部武選司郎中劉洪紀驗功次益以京
營神鎗官軍五千復調甘涼延綏寧夏陝西軍共五
萬往討予時以南京大理寺卿居憂於家服初闋奉

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叛賊總
督總兵等官有事計議務在戮力同心共濟邊務事
戊子九月五日也予奉命七日卽行十八日至

陝申戒所屬整點民兵防守城池及僸運糧餉畢十
月一日至固原項公營方到一日是夜二鼓聞營外
一里許砲聲甚近營中皆驚予尚未寢急令官軍嚴
守營門至天明視之乃賊留文書一紙云容我每石

城居任免納糧差奏聞朝廷饒我每罪等語衆愕不可測予曰此不過欲緩我兵何足信只可整兵以俟進討因與項劉諸公講求用兵方略地利險易衆皆言石城之險不可輕進又以前兩失利皆難之乃令善畫者圖其形勢兵分六路項與二劉并予及巡按御史任佐姜孟倫右布政使余子俊左叅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將軍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羗伯毛忠鎮守陝西都督白玉御史鄭本端屯木頭溝叅將劉清夏正布政司右叅議嚴憲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忠屯紅

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堡
期三日諸路少出精兵先示賊且探地勢迺大舉北
至城外賊覘知就來迎敵延綏官軍恃勇首失利陣
亾者二十餘人而賊之死傷者亦多衆益惧至十三
日會兵復往探山勢水頭賊復迎敵佯敗走官軍逐
至城下時賊尚多居城外者官軍忽之貪取財物賊
遂歛衆入城伏羗伯毛公曰賊能有幾多速進兵勦
之官軍四攻上城賊極力拒敵毛公攻其東山路險
隘不能進賊奮死捶阨官軍退敗墮崖死者衆而毛
公亦被害賊被鎗砲死者不可勝計斬首數百顆予

時在中軍領馬軍五百餘帶草束欲燒賊柵西路之賊乘勢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總兵劉公被圍於城下官軍潰散劉公亦中流矢家人陣亡者三四人項公斬甘州退怯千戶丁某以徇官軍俱復登山予亦調度所領兵破空填列以振聲勢敗軍欲遁予號令敢有逃者斬之中傷者移置山下衆稍定不敢退俄劉公子斌來報曰家父被圍乞阻敗軍子曰第入視汝父少頃項公至憂鬱失色子從容言勝敗兵家常事况今日之戰賊死者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北從無深慮者徐可再圖奏報明言伏

羗伯忠義奮發爭先登山斃於流矢賊勢已窮蹙且
語所遣舍人陶璽等至京但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
時朝廷久望捷奏至卽令宣捷陞璽等爲所鎮撫
其月彗出西方兵部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
以滿四驍勇恐其渡河與北虜連和禍不止西陲乃
交章擬益兵赴援項公與予謀兵應益與否予曰若
不益萬一賊不能平益兵晚矣第上請令撫寧侯朱
永率宣府大同精兵五千順邊而來賊平則止之未
平則併力勦之項公從以上請且白督兵攻圍賊在
山熟視不出戰官軍至暮則回項公憂之予又謀於

項公曰賊城中既無水而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彼若釜中之魚當自斃矣項公從之遂令官軍盡焚左右近地之草賊馬死者殆盡又盡以死人馬填塞城水泉候賊夜汲者設伏掩襲之多被擒益知彼中消息正艱於水予曰此時賊窮蹙已甚不足慮矣石城南門與東山相近時令都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於上以視賊之出入迨兵將回此兵先掣賊據前山矢石雨下我軍不能出時都指揮曾鑑統莊浪土兵千餘人出爲前鋒入爲後殿每被賊襲至夜方回予復言於項公曰孫璽軍掣之太早故也俟中軍兵

行遠山上兵方掣項公從之自此賊不得上山中軍
兵結陣而回賊竟不敢襲其後獨延綏軍與賊門相
對日被攻圍中傷者衆勢不能支予又言于項劉諸
公曰彼處當發兵邀擊攻其所必救賊若上山攻我
我以此精兵衝其脇賊必敗衆從予計乃遣劉公子
文同甘州達官指揮亦散率土兵五百人候賊上山
兵卽繼進以邀其後賊信胡神十月八日神降曰若
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事不利矣是日賊果出攻我
山上兵我兵依法擣之遂斬首十數級賊始懼會續
調甘州都指揮劉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

兵已上山山勢高險卒不能克又日值景短不及卽
晡兵在山上者數千人彼此皆懼而賊尤甚予方憂
兵不能掣而賊復恐我攻山乃詐請降欲總督總兵
官詣城下項劉二公皆單騎詣彼久不回賊披帶明
盔甲者數百人環遶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予與太
監劉公在溝外予曰賊窮蹙無信義萬一二公被遮
留何以言之朝廷速邀二公歸賊堅訴要巡撫大人
來予曰若不往是示怯乃從數十騎至溝邊大聲罵
曰賊徒無禮 天朝將官咸在此爾豈應以精兵四
外旋遶叱去之賊遂入城予至城下滿四同滿壽等

乃出訴曰我等本良民被劉叅將馮指揮激變我今
既如此願赦死請降予乃言劉叅將等激變爾等朝
廷已知之各官解赴京師矣爾速降 朝廷必宥爾
罪賊皆羅拜兵始獲從容而下一無所傷予因問滿
壽曰爾被逼劫入城非反者壽乞命予遂帶壽回營
次日賊卽設木柵於山上請戰不復言降矣一日夜
五鼓城內有李旗者至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
讐殺可乘機勦之子與項劉諸公謀曰此言固不可
深信但以理度之恐不虛遂令中營軍士晨餐及傳
諸營俱蚤至山下賊果亂未久俱上山亂矢下射戰

良久我軍仰面受敵予與項劉親在陣前督軍矢至
面無敢避者賊亦多傷但不能得其首級耳日將暮
遂掣兵晨至山下則用守城大將軍銅銃往城中擊
之死者不知其數然天氣嚴寒軍士不敢燃火賊堅
壁不出迨暮始回軍士頗嗟怨竊相謂曰攻則攻之
使我輩早還終日受寒何日得了予聞之又言於諸
公曰頓兵日久恐生他變卽黃河一凍北虜入套我
軍豈能久駐彼時賊乘間突出奔入河套與之合謀
貽患有不可言者莫若攻城破之可必衆不敢決時
城中有一人代滿指揮送鋪陳馬匹到營有識之者

曰此陳都堂牢子張馬六兒陳公軍敗遂從賊子問
曰爾可回否馬六懼不敢對因留詢城中事彼既不
吐實顧復詐誘欲陷我軍遂遣人紿送回固原寧家
卽於山溝內殺之石城外有壕深丈餘人馬不能至
城下子思欲用土填之乃取各城上圍竿木數十縛
成大橋置去廂車軸上軒昂隨人亦可用以攻城至
期遂推至壕邊低其前以遮矢石命軍士數百人每
人負土一袋以填壕須臾壕平車至城下以竿繫城
果高二丈五六尺賊乃開舊所立木柵懸大石以防
子因欲舉此臨城衆恐傷人子曰豈有攻城不傷人

之理諸公終猶豫不決乃止賊見用是益惧漸有出
降者予與項公議曰此輩不可害也遂給軍帖令旗
牌手逸出營任歸家自此逸出者日衆賊雖嚴法禁
之終莫能遏我軍圍困日密賊既無馬與水漸有逃
散意乃令曉番語人四外招之時回回楊虎力驍勇
有謀略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遂以十一月十六
日晚出聽招至大營時予方會諸公籌畫兵事虎力
至心甚恐予曰汝旣聽招而來不必惧劉總戎刮刀
與誓曰爾若能生擒滿四或殺死來獻 朝廷有榜
文賞白銀五百兩陞爾指揮遂以銀示之送出帳房

外屏人問曰何日可戰虎力曰只在明日倘落雪人有水難以爲力但滿四最怕神鎗至日若戰不可放則彼卽退去予又曰何處可戰虎力曰只在東山口子復曰賊精銳尚多爾可計移其兵上山方可信項公亦厚慰之乃遣去次日去五鼓予與項公劉公整兵而出至山下其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地而機又不可預泄乃謂延綏叅將胡愷曰爾營兵連日傷損實多中軍兵可代爾守一日胡應曰諾予卽命掣其兵移中軍兵於山口令人於高山上視之見有騎白馬出城者乃四也旣而東山上果有披戴明盔甲精

銳數百人項公方信之劉公恐其子文在彼不利欲
麾兵進予曰不可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者三探者
忽來報曰今日廝殺賊箭往上射予叱之曰賊多詐
已而約王公銳等麾下悉前兩兵相戰良久彼此殺
傷相當我軍因奮勇鏖戰賊遂大敗俄報滿四等已
生擒少頃送至軍前爭功者不已予手刃欲殺之衆
方散予與項劉諸公議曰四既就擒城中破膽乘勝
逼城崩之必矣劉公曰旣得四且罷若進兵恐賊堅
守卒不能平遂以四歸營官軍大悅予乃書火牌十
數面行各邊并陝西各府知之以安人心賊有馬驥

南斗俱驍勇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率其衆出
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以擒四等捷聞且止援
兵有勅獎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二日城中復立平
涼衛達官鎮撫火敬爲主以拒官軍凡逸出者卽殺
之項公令諸營各遣夜不收數人夜偵城下賊北行
卽報南行勿追蓋欲散彼之黨易成擒二劉總戎議
欲任城中餘賊皆散去不追項公與子議曰賊自叛
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
後稍不遂意卽又叛矣終爲陝西患論法不可恕乃
日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

四散而去因悉發諸營兵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
姪太平舍人能最驍黠逸出詢其黨滿洪云能熟知
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併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
官軍日搜山又得虜寇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
千盡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以下者數百以候取
用楊虎力家口亦被獲虎力日望救之予令旗牌手
引虎力逐一認之俱給還而其親戚以虎力被宥者
亦衆蓋以其預有功也惟舊時爲盜者百十人走慧
箒山置帳房數十頂居之累招不下項命攻之亦不
克予與項公議曰此亾命殘賊不足慮終能得之第

石城之險非盡夷前後所築城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穴遂令萬人悉平之至於陣亡官軍之骸骼久暴於城外則令右布政余公子俊收聚起大塚塋之祭以牲體復立石記平賊歲月於山崖以示永久乃會項公至葦箒山視之予方欲設法攻勦忽延綏報北虜已入河套矣僉謂我軍久暴於外倘此虜聞之擁衆來此其何以禦之乃留精兵三千於本山之外伺賊予與項公等於十二月二日并諸營軍馬悉回固原予乃宴總督總兵并各鎮巡撫將佐尚有所獲土達老婦人三百餘日子與衆議以之解京途中

勞費悉責其親戚放遣之項公以二十六日歸陝而中路兵俱回鎮其生擒賊千餘恐生變卽營中斬八百餘擇留滿四馬驥南斗火鎮撫等及其黨與之罪大者二百名并滿四妻解赴京師俱伏誅且以兵後久安無虞之計上聞再奉勅獎勵而彗箒山餘賊至成化己丑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刺亦叛誅傳首至陝餘賊解散其未殄土達悉不究令其本分耕牧蓋慮其奔河套以從大虜也於是石城迤北右西安州添設一千戶所除官撥軍防守又以固原千戶所改爲固原衛奏選指揮等官苗鳳等七十餘員理

衛事復添兵備僉事一員舉鞏昌府階州知州楊勉
任之項公等遂班師本年三月論功行賞太監劉祥
歲加俸二百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公陞右都御史予
與延綏巡撫王公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皆陞職有
差而賞亦厚先是項公日披堅於石城下督軍殺賊
雖矢石如雨略無懼色予嘗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
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及是人猶以功大
賞輕爲不足淬勵人心云任壽吳琮陳介謫戍兩廣
劉清馮傑亦坐誅先李俊之姪洪滿四之姪安亾去
予督捕竟獲亦解京棄市四月奉勅撫安所餘土

達于復親詣固原檢其戶數拘其老者面諭以生生之樂釋其驚疑衆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爲亂遂奏給復三年以安其心復榜示曉之選壯丁千名隨軍皆樂從願效死力以報後再奏復指揮滿濤官陝西西安左衛帶俸以絕後患師旅旣靖西方底寧予年四十有四濫膺巡撫重寄於兵事僉午之際得偕項公等同心戮力凡營居野外者六十餘日親犯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迄今二十有六年歷歷若前日事偶因項公後日求論次其先烈而并及其始末之詳如此使觀者有以知兵禍起於

細微戰功係於謀畫當思患於未萌圖成於先事是
亦有志建功爲國者之一鑑也豈直備史氏之略著
一時同事者之績而已乎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五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六

撫安東夷記

馬文升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
北密爾胡戎乃設陝西行都司於甘州山西行都司
于大同萬全都司於宣府又於喜峰口外古惠州地
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卽趙
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
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并寧夏咸號重鎮
焉時則封肅王於甘州慶王於寧夏代王於大同

谷王於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於廣寧以藩屏王室
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卽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
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始
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
所亦省入順天永平三府地方時谷府未之國卽改
湖廣之長沙迂寧府於江西之南昌迂遼府於湖廣
之荊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朶顏
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白雲山立太寧衛自白
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旣又以
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真分爲

二百七十餘衛所皆錫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賚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

俾居之老營者

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

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爲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詭詐過於海西海西過於朶顏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朶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猖獗三種之胡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虜尤甚以故朶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

東爲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
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 朝廷所賜璽
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
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
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
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積至成化二年
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乘是以動海西之夷擁
衆入寇守臣以聞 朝廷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
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旣降董山則逮
赴京師而山仍桀驁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爲山若復

歸貽患必大奏 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廣
福建且復進攻之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邊
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
虜酋乷加斯蘭爲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
急予乃以兵部右侍郎奉 命整飭遼東邊備以防
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卽抵遼東遍歷險要
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凡所以爲防虜計者
罔不殫心力虜人覘知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左
布政陳公鉞以右副都御史來巡撫遼東後予而至
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旣當法則止罰馬罰

草而復俾益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剝軍士不復顧
忌予旣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事上陳而禁巡撫官
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隙先是海西兀者
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
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
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賄
求產察言管實無所受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
聚衆犯邊邊將以情報守臣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
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由撫
順關進赴廣寧時叅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

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啟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卽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董山之怨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啟之邊患爲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聲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餘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

報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羅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拘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於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公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

書余公子俊侍郎張公鵬暨予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釁或言宜以大官酌之予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公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卽謁予於私居諭汪意欲請與俱予遂謝絕之卽行汪深以爲恨衆皆爲予惧予以事關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

一二人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旨遂有十數人來見卽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璽書由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冑當殺戮又果無刦掠人畜可證今雖仰荷朝廷招來實難於度日子遂承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爲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爲名陰探於渠魁卜刺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悉聽壯時分守開原太監韋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

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聞於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遽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叅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叅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兵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爲無備矣比予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筭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叅將崔勝周俊馳報陳陳爲功予因并前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旣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亾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旣奪其心而

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

部以爲虜人旣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

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

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

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隙益甚夷旣降予慮其猶踵

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之失襲者皆令來見

譯審實請兵部於內閣驗授官璽書底籍明白再遣

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以

夷旣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頭目百餘人

給令牌令旗往夷聞其聲勢又無一人復出者汪至

開原更有子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叅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請馬 欽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問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犒之既又以膳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示見示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於上予至京師 上賜

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逮訊於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謙者上疏救斌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比回信等獄皆解有譖予者汪遂密奏予下錦衣獄謫戍四川成化癸卯乃蒙 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顧軍士雖喜而將臣甚疑懼予率公以處之迄今邊境晏然而東人之心亦安矣嗟乎國計私忿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爲國之心雖一時艱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於邊防國事抑且不愧不怍

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則爲人臣者亦可監矣

不兩立也予以觀則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七

興復哈密國王記

馬文升

幅員之內以中嶽爲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卽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土番所據終唐之世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

昊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并西域大爲宋室惠元太祖起自朔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者九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掃除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强其於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開拓疆宇始招來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卽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

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皆遊居苦
峪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
議以聞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

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
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 朝廷屢命守

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鎖檀
阿力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奏
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 封爲王成

化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鎮守太監覃禮總兵周玉
都御史王繼皆 賞賜白金綵段而効勞之人亦各

陞賞矣弘治元年阿黑麻以罕慎非貴族乃假結親而殺之尋遣夷使入貢且乞大通事往和番因求爲王以王哈密國事予時任兵部尚書以爲近日迤北大虜亦不遣使通好今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爲王^以哈密彼若入貢亦所不拒乃具以上聞請降 璽書付甘州守臣遴遣哈密夷人曾居甘州者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時王母已故弘治四年本酋遂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 聞事下兵部本年八月予以爲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番夷同居一城種類不貴^{此彼}顏顏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

乜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果願輒肆侵
陵至爲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
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雖十年未得安耳先是曲
先安定王遣使入貢卽忠順王裔派也予因命通事
詢貢使安定王族中子姪有可以主哈密國事者貢
使舉王姪陝巴可任狀予遂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
審可否守臣尋以陝巴堪舉及據哈密三種大頭目
奄克字刺等亦皆合詞告保陝巴年少量洪足以服
衆願乞早襲王爵管理國事狀聞弘治五年二月予
集議請以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然尚未給冠服

也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於哈密未幾諸番
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
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常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
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報至適阿黑
麻先所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入貢在京
師內閣禮部尚書大學士丘公濬謂予曰哈密事
重須煩公一行予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
域賈胡惟圖窺利不善騎射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
大患者徐當靜之丘曰有讖言不可不慮予因集議
請自往衆曰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

公往其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
張公海都督僉事綏謙領一勅率寫亦滿速兒等往
經略之既抵其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數人并遣在
邊通事先以一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
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綏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
以勅往迨久未回張綏等遂以命修嘉峪關
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
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
予以爲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迨一勅使
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

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并閉嘉峪關示西域入貢諸番夷俱母令入使阿黑麻結怨於衆夷以孤其勢張緱等於弘治七年三月未前聞印歸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皆下獄張降外任緱任俸閑住然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也蓋以成化聞彼番貢獅子甘州守臣奏至憲宗皇帝預命內臣接至河南入京賞賚甚厚今上卽初復貢獅子泛海由廣東來奏至上不貴遠物諫官交章請却之而回其餘貢至者亦不及昔年厚賞利乃教誘阿黑麻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

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予以爲彼張虛聲以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候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矣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彼邪謀自此再不敢復言來攻肅州矣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予以爲此虜只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必須用陳湯故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雅諳夷情熟知哈密道路而爲各種番夷

所信服乃請命守臣遣荔奏事京師以詢襲殺牙蘭之策荔卽陳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甚悉予曰若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荔曰如此取之必矣予乃於弘治八年請勅甘州守臣揀選精銳漢兵如前數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卽命彭清由無水草常道往牙蘭預知之皆遁去泊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

大振於西域巡按御史以功冊聞予以兵遠至哈密雖未得牙蘭而擒斬亦多且軍士重勞悉加犒賞至於鎮守太監陸闇總兵官右都督劉寧巡撫左僉都御史許公進有功陞賞請上裁之乃加陸闇俸米

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許進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賞足酌功人心允愜阿黑麻以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予以其挾詐乃請取陝巴金印至甘州候命然後取寫亦滿速兒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賚及阿

黑麻 勅諭并賞賜表裏等皆附入今降 勅內俱
交與後貢番使同寫亦滿速兒等歸之其先未給賜
陝巴蟒衣綵段冠服適值總制三邊經略哈密太子
太傅兵部尚書王公越來請卽 勅就彼賜陝巴遣
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侍欲以指揮倪端百戶
王希恭充軍閑住指揮使馬俊嘗至哈密又三人皆
迎合彼意希陞官職每誑誘遣彼以護送陝巴爲名
可至土魯番取寶以彰功彼好異物不度其詐因令
俊等進本求復職予以俊曩守靈州貪饕特甚旣充
軍閑住官無名可復俄有旨復指揮同知及予請

以應賜陝巴寇服綵等物令總制王公所遣千戶張仁齋往彼堅意欲遣俊等遂耽延日久予方得請以陝巴寇服仍委張仁往至則王公適以其日卒於位至弘治十一年二月守臣始以寇服并勅諭就甘肅州給陝巴其三種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庵克孛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皆翼佐陝巴者予又慮哈刺灰以射獵爲生各番頗懼多不樂居哈密城遂請量留其家室之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繫其心并將張縝等查出前居甘州及後哈密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具種子布

正衣糧遣撫夷千戶數人於弘治十一年二月護入
哈密弘治十三年甘州巡撫都御史周季麟以往來
有功者上聞予論功上請鎮守太監陸閻總兵官
彭清都御史周季麟皆賜綵段白金餘亦陞賞有差
自是阿黑麻感畏朝廷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
夷使入貢諸番無警邊方底寧而九重亦紓西顧
之憂矣蓋懾服黠獷之醜虜興復久滅之番國仗仗
聖天子明聖且經略者十有餘年而功始就中國
任事者亦豈一人哉是何成事之不易邪昔狄仁傑
所論推亾固存之義國家繼絕之美識者是之茲舉

亦有所本也因記興復歲月及我朝設置之由俾後之人知其始末得有所考云

書馬端肅公三記後

卿哲馬端肅公三記舊本訛蠹因梓焉諸先生序詳矣夫記以紀實固也三記皆一時事一耳公之事如斯而已乎每聞薦紳長者之論僉謂公醇正忠直當代偉人遇時大行敷文飭武勲烈懋著中涉傾險巖然如山晚際孝廟倚毗允隆公負碩德峻望感格啟沃挺然以重者自任作率慶士雲會一時莫不精白以承休德故十八年間盛治之效爛然可觀也公

遺稿中存奏議數百篇嘗一讀之想見明良氣象可謂難矣自公之得謝也不踰年而人政一變升降之機其繫矣乎既歸於釣迺築室三峰山之下闔戶獨居優游數年雖在罹壽禍若相忘焉公殆將病也郡之西神后山頽終之日無雲雷鳴嗚乎異哉聞者悲思咽弔則公之一身豈特磊磊軒天地者乎所謂不朽者自有在矣故謂三記一時一事也正德庚辰五月夏至日鈞陽任洛謹識

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臣許誥謹 奏爲進書

事臣惟今之甘州一鎮卽漢所開西域以斷匈奴右

臂之地我 太宗文皇帝經略西域又置哈密國蒙
古赤斤罕東等衛招降土人羈縻臣屬互爲唇齒以
爲甘肅籬籬以傳報西域虛實向背以通諸國 朝

貢之路誠爲西北保障重地因歲久無備有隙邊臣
處撫乖方以致土番侵奪哈密失守不支衰微難振
臣故父先臣許進於弘治八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
地方奉 勅經略前事會具奏招輯諸夷親率土漢
官兵直自哈密地方克其城池逐其渠惡撫其遺衆
興復故城諸番通貢蓋自成化九年土番犯順至弘
治八年幾三十年振中國之威懼醜夷之心有此一

舉自後二十年西方無事先臣致仕之日會檢閱奏
藁著成平番始末一書臣收藏歲久未敢上進惟
哈密自正德十六年又復失守皇上德威所及四
夷咸賓今哈密經略者諸邊方底定土番納貢又皆
仰仗皇上德威之所及也臣恐歲月既遠人不知當
時用兵始末雖兵部有卷可查卒難檢閱亦難廣布
謹用謄寫封進上塵御覽伏望皇上宣付史館
亦足以見當時用兵之盛亦足以見我朝德威之遠
及也臣不勝恐悚之至爲此具本并書一冊隨本封
進伏候勅旨嘉靖九年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送史館採錄該衙門知道欽此

許襄毅公經略西番錄引

昔太宗皇帝立哈密 賜之封號曰忠順俾保西鄙

史臣曰忠也言乎其心也順也言乎其分也盡心安
分報事我 明禮也故曰我 太宗皇帝能禮御夷

狄也 憲宗皇帝御極之十四年戊戌土魯番酋陷

哈密壬寅收復史臣曰中國立哈密有三要焉斷北
夷右臂而破散西戎交黨一也聯絡夷狄而控之二
也設險於敵我邊無患三也哈密失守有五釁焉胡
元之孽如燼難燃一也嗣人屢絕回夷不同心二也

久安忘備三也嗣世孱王寄命權臣四也讐言近而強
援遠而緩五也壬寅之役乘土曾番酋斃襲復焉

孝宗皇帝御極之六年癸丑哈密陷乙卯命都御

史許進經略越三年乙巳收復史臣曰中國復哈密
有四難焉儒臣用禮武略久弛率言遠征則兵缺伍

且不練一也庸臣主國計不爲遠謀急率興兵則食

告匱二也忠者謀奸者忌焉智者謀愚者制焉多議

少成三也儒者以棄祖宗疆場爲美德若宋北棄幽

燕西棄靈州曰力不足不必守至杭閩桂海乃不肯

棄而死謀國者師宋儒四也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

善焉威信洽乎夷戎歸心一也小列禿効力我得夷
助能制番酋死命二也善用謀人則中機三也誓言
遠征不惑浮議不忌勞費四也酋醜宵遁坐策全勝
後恤脅從而安定之五也勤思遠謀不急近功不多
戮馘六也又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有後世也
宜哉

嘉靖七年戊子秋九月朔八日南海霍韜涓先甫書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善無私計命平莫夫亂心一也小以委故八也外吏
應論論香有必命二也善用點八順中對三也善言
製五不無私論不忌譽費四也首斷言出坐策全翻
野耐骨公而安安之五也謹思熟精不怠世世不
類道六也及口寒燥至人百必命二入也林翁世
百也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平番始末卷上

許進

西域自漢武通後歷代廢置不一我太祖革元命
統一寰宇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至河西元守
臣掠人民遁入沙漠遂略地至嘉峪關而置甘州肅
州等衛是卽漢人斷匈奴右臂之策也洪武永樂

中因關外諸番內附復置哈密赤斤罕東阿端曲先
安定等衛授以指揮等官俱給誥印羈縻不絕使爲
甘肅藩蔽後因諸番入貢者衆皆取道哈密乃卽

其地封元之遺孽脫脫者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使爲西域襟喉凡夷使入貢者悉令哈密譯語以聞而諸國之向背虛實因賴其傳報由是諸番唇齒之勢成華夷内外之力合邊境寧謐餘八十年哈密之人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刺灰皆務耕織不尚戰鬪脫脫善撫之國殷富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孛溫荅力理國事嚴毅有威國人畏服有謀弒之者見其面則戰慄失措劍器皆墮卷成化九年速檀阿力王侵哈密與戰不勝遂虜王母金印以去三種夷人皆迓來甘州朝

廷慮其有變移置苦峪赤斤等處而命高陽伯李文
右通政劉文往撫之至則調集諸軍駐苦峪地方往
張聲勢土魯番聞之堅陣以待而諸軍竟不敢前遂
無功而還自是黠番謂中國兵易與志頗驕橫朝
廷累勅守臣經略而夷情變詐倖未易定成化十
四年速檀阿力王死其子立是爲速檀阿黑守臣謂
其國已易主請乘間封王遣之國乃選畏兀兒種都
督罕慎者係王母外甥遂封爲忠順王遣使送入哈
密守臣洎諸與事者皆賞賜金段有差時成化二十
年也未幾阿黑麻怒曰罕慎賤族也安得爲王弘

治元年乃率衆假以欲結親罕慎執而殺之隨遣使稱貢且乞天使和番并求爲哈密王時鈞陽馬公文升在兵部議謂遣使和好雖迤北大虜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王哈密至于入貢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下其璽書切責阿黑麻得書怒謀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况又近塞乎今旣殺其國王則夷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弘治四年乃以城池金印來歸守臣具聞下兵部大臣欲

求忠順王子孫襲封詢諸夷使得安定王姪名陝巴者係其裔弘治五年二月封爲忠順王遣使護送之國其實未妥也阿黑麻果怒假以都督阿木郎嘗剋其茶物又嘗虜其人畜爲辭遂侵哈密殺阿木郎復虜陝巴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事聞上命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僉事緜謙往經略之時阿黑麻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適在京師遂勅同張緜以往阿黑麻得勅不報而但整飭士馬聲言欲東向張緜計無所出乃脩嘉峪關等處清查各衛寄居哈密夷人名數遂歸土怒其

經略無狀又不聞命擅回下錦衣獄從重治既皆有減張謫外任緹閑任巡撫都御史馮續取回夷使寫亦滿速兒等議發遣兩廣安置無何阿黑麻復侵哈密據之轉掠罕東等衛詐稱精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時北虜復大寇昌平等處報至中外震恐大臣議遣巡撫頗難其人乃以予名上制報可遂賜勅陞左僉都御史巡撫甘州與太監陸閻總兵官都督劉寧協恭經略予時因劾太監石巖培剋謫知兗州府再轉陝西按察司未行而有是命頗不自安問之北來人皆曰無他故哈密事大北虜復逞急欲

用公耳。弘治八年正月，至甘州時，阿黑麻已去，留其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人守哈密。牙蘭機警，有勇力，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脅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投之。教以撓中國之術，僚佐頗以爲憂。問予所圖，予曰：「已有拙見。」徐當議之。乃訪撫夷官，熟知夷情道路者，得指揮楊翥，令其假以他事，深入探聽，旣而得其情狀，緩急甚悉。衆復以爲問，予曰：「哈密事未易言也。昔我太宗建立此國，爲慮最悉，外連罕東、赤斤、苦峪等衛，使爲唇齒，內連甘肅等衛，使爲應援。若哈密有警，則

夷夏共救之此非爲哈密爲藩籬計爾土魯番去哈密千餘里中經黑風川等處俱無水草雖其人慣戰習兵使哈密有備諸番犄角我兵乘之豈易破哉王母之虜也實以哈密久安亾備土番乘間襲之爾旣而哈密逃散者不能自歸一切仰我經略我邊又不肯身任其事令其暫任苦峪等處蓄精養銳以圖恢復是以日月坐遷愈久愈廢罕慎之封也 天兵之威未加土番之情未服哈密之勢未振赤斤等衛之援未合苟簡爲之能不取敗罕慎旣死賊勢亦橫謂我兵不能遠制遂求爲王以主哈密迨 皇上震怒

下 勅切責則又佯歸城印以款我謀而其實王哈
密之心無日不在也大臣急欲成功遽封陝巴而不
思土番何畏而不再來哈密何恃而能死守輕信寡
謀致有今日且今牙蘭憑其累勝之威據有堅城內
外連結大勢已定非復昔日或出或入專事剽略之
舉而哈密三遭殘破銳氣已盡近聞苦峪遺民種瓜
放債生理百出皆不願回本國此豈有恢復之志哉
其赤斤等衛則又劫于土番之餘威心懷疑二蹤跡
不定然則獨欲以我兵與之千里爭鋒誅寇立王此
談兵之士所以爲之束手而無策也衆曰于公何如

予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土番終不知懼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苦峪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牙蘭既擒賊計阻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爲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迂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我兵聯絡聲勢以爲諸夷應援如是則土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歎有日矣二月子乃以用兵方略聞上可其奏未幾阿黑麻貽書于罕東都督只克自稱速檀阿

黑麻可汗勅書與只克都督倉阿朶兒只刺麻朶兒
只衆頭目在前我祖宗拜荅兒主人的子孫在哈密
往來你沙州瓜州大小人民皆屬管束進貢好物

和氣住坐此地原是我祖宗住的地方如今我得了
緣何不照前例進貢因這等氣惱所以來搶你今

後若差人投順與我進駝馬便了不然便動人馬來
問罪也只克得書驚惧失措乃自馳上肅州子曰事
急矣無赤斤罕東是無哈密也無哈密甘肅受禍矣
乃疏其事于朝曰速檀阿黑麻冒認殘元之裔僭稱
可汗之號既以占奪哈密殺其國王却又侵擾屬番

逼令從順揆其動靜爲志不小且罕東赤斤等衛屬
番任牧地方實爲甘肅西北藩蔽若不早爲區處倘
彼土番侵掠不支致令脅從邊患有不可言除將罕
東左衛只克以禮優待量給綵段梭布食糧等件善
加撫諭令知 朝廷恩威順逆死生之理照舊任牧
地方勿聽哄誘自貽後悔其阿黑麻若果復來侵擾
一面馳報我邊發兵議討一面調集各衛夷兵併力
勦殺乞更 勅哈密赤斤罕東三衛管事大頭目奄
克孛刺只克等預先調定夷兵遇有可乘之機剋期
道取仍量給各衛夷人賞賜以結其心庶幾番夷用

命成功可收矣書奏乃厚賞只克令還而復遣人齎
段布食物分投赤斤罕東等衛撫諭之爲言土番無
道 朝廷已出兵剋期聲討爾等皆累朝有職臣子
宜堅守臣節整兵以待調發勿生異心自取滅亡若
各衛軍餉不足許卽來告爲爾轉 奏量給協濟事
成 朝廷自有陞賞只克等大喜卽復書曰先年設
立哈密赤斤罕東三衛如一家一般阿黑麻他把哈
密奪了我每誰不懷恨他昨日又差虎刺黑麻劄麻
力丁兩個人來我罕東地方上來說也要我每投順
他我只克等衆頭目只是不肯忘了 皇帝主人洪

恩不肯投順他去年將我大小人口女兒都搶了此
雖幾時報得如衆大人可憐見時調罕東赤斤哈密
三衛人馬同到哈密將牙蘭頭割了也是報了我每
雖恨若不去時恰似害怕他一般時住守苦峪哈密
衛都督奄克孛刺亦遣其頭目脫脫忽寫亦虎仙等
至稱言本國失火延燒財產略盡又被西番搶虜太
多欲求振貸詞甚哀切僚佐皆曰此輩寄居以來卽
仰給于我迄今所費不下數萬彼方以此爲得計不
復以恢復爲念少有不足輒來告擾我邊豈能一一
應之予曰不然哈密三遭殘破人無固志若非我邊

撫安稱降土番久矣今爲彼圖恢復而先失其心事
何由濟且養之三十餘年而一旦弃之何爲也乃悉
爲一奏請令都督奄克孛刺鈐束部落照舊于苦峪
地方耕牧所缺種子令人于肅州關領趁時作種無
致流移其西番虜去財物仍差撫夷官員拘集西番
頭目速魯都思到官撫追原槍行李一一給還原主
予復呼脫脫忽于廳事親慰勞之因謂之曰土番無
故滅爾國致爾播遷窘辱至此誰不憤恨一朝廷憂
念爾等特一勅甘州守臣厚加優恤思欲爲爾等報
仇興復舊業爾等爲人臣子惟知窺利反不動心豈

不貽笑四夷今朝廷知爾等終無大志自欲爲爾出兵襲殺牙蘭興復舊國爾等宜堅守臣節協力進勦常差人密切哨探遇有可乘之機卽便來報勿執狐疑自取後悔脫脫忽等曰哈密不幸遭土魯番害國破人亡皇天可憐見留下些殘民住坐苦略若非皇帝主人與些口糧賞賜也都饑死了不能勾有今日我每但說起此事恨不得把阿黑麻碎割了纔報得此仇只是人少不敢向前又遭火把行李燒了過不得日了只等一天兵征進我們隨着出氣力一天兵又不出來延遲到今如今朝廷可憐見我們得

了大賑濟又要出兵與我每復仇我每就死合先去
做頭哨馬如何敢把 朝廷的大恩德背了言畢淚
下予悉犒以羊酒令回而遣人巡視火災之家徧加
慰勞此後凡有求討稱貢等項余悉爲斟酌緩急輕
重應之由是三衛夷人皆感激思奮又令撫夷官凡
遇西域夷使入 貢者密切爲言朝廷方有事干哈
密有能傾心向化同力進取者皆結爲盟好厚加賞
賜許其歲歲進 貢爲國藩籬其迤北虜使入貢者
亦皆以此意曉之未幾肅州夜不收楊榮等四人至
報稱在天倉墩瞭望被韃賊撲捉到營見他頭目稱

說我是野也克力人馬先前有我滿可王等去甘肅
見衆大人蒙 朝廷與了大賞賜回來今有赤刺思
王亦上因王滿可王奴秃卜花太師哈刺忽平章等
從哈密地方上領着部下人口來到亦集乃地方住
着要與 朝廷出氣力有大達子人馬合我每去搶
肅州我每不肯依他差我每來到這裏住了十七個
日子今日纔等着你你把這八個馬當下另與你四
個馬騎去甘肅見衆大人告討買賣就差通事來說
話我們在這裏住着若外邊有歹人來我替你賭着
殺因此將榮等放回適哈密都督奄克字刺亦遣其

頭目脫脫忽以野也事來報余曰北虜素詐不宜輕信然方有事西域且誘致之以孤土番之勢不然又生一敵也乃遣撫夷千戶陳傑同夜不收楊榮泊哈密哈刺灰夷人二名厚賞羊酒米麵出境往諭之果有誠心歸附便撫令前來未數日陳傑果以野也克力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至譯其詞云我川哥等俱係野也克力坐營大頭目亦刺思王部下頭目有亦刺思王因是有外邊大達子常要來搶逼脅我每投順與他領路來犯肅州我每不肯依他將我每搶了一遭說再不肯時還要來搶因此我每亦思刺王

將帶馬一千駝二百羊一千與他陪話去了我每在亦集乃地方上住着害怕漢人把我每錯認做歹人在外邊住着又怕大達子來搶我每心裡十分艱難過不得因此要討箇水草便利地方住着與朝廷進貢出氣力就在甘肅城邊做些買賣過日別無歹意再令通事覆審無異悉厚犒之而爲之請于朝上曰野也克力原係北虜能加思蘭暨恩赤馬因遺落部種一向潛住甘肅迤北亦集乃等處地方自成化以來時引外寇突出出丹甘州高臺鎮夷等處虜掠前後賊殺官軍不下二百員名在邊窺利積有

歲年山川險易道路遠近及城池虛實兵馬衆寡彼
盡竊知今稱在外邊住則恐大達子搶在內住又恐
我邊勦捕欲求近邊住牧及進 貢買賣察其動靜

雖非真誠似見勢不容已將有向化之意若不俯從
其請恐失虜心致生他變方今方有事于哈密聲援
甚寡若羈縻此虜使居西北一則足以牽制土番東
向之兵一則足以沮塞土番烏合之計除將達人川
哥兒等以禮撫待官爲措辦段布等物給付犒勞使
彼感激効順外伏望 勅該部計議准令此虜遇有
大達子搶殺暫于天倉境外威遠地方躲避無事之

時仍在亦集乃一帶往來任牧及照哈密事例准令
進貢照赤斤罕東事例每季許來互市一次不該
互市之日不許擅越境界行走如有外寇侵犯聽其
戮力勦殺如此則邊患少息得以併力西事而成功
有日矣川哥兒等聞之喜慰而去時又有小列禿者
北虜瓦剌部人舊任哈密以北把思闊之地因與哈
密結親妻罕慎以妹阿黑麻之襲罕慎也小列禿實
救之既而并殺其妹與其兄小列禿由是銜之凡與
仇殺者數年餘余遣人踪跡其所在云尚在舊地方
乃累因虜使招之至是遣其頭目脫脫迷力脫忽麻

稱欵七月至自其州譯其語曰我每小列禿見在把
思濶地方住坐今年三月裡有小列禿差他兄弟孛
羅罕等四人往速檀阿黑麻跟前講和去到那裡聽
的阿黑麻說我每已搶了沙州沙州人都要投順我
哩再要去搶瓜州等處却怕小列禿路上打攬不如
先把小列禿搶了然後去搶瓜州等處將這差來四
個人不要放回留下與我每領路我每聽得說這等
話暗行逃回見小列禿纔說了這語阿黑麻隨卽差
了四個人來到小列禿跟前說你這裡差人到我阿
黑麻一般管待不知因何走回來了有小列禿說阿

黑麻在前把罕慎阿木郎哄着殺了如今又來哄我
我至死也不信和他原是仇人有甚好處把來的人
殺了三個留一個人領路與他廝殺有小列秃收拾
人馬中間有野乜克力頭目奄克台三十個人也到
了向小列秃說我每往漢人地方上去蒙甘肅衆大
人與了大賞賜好筵席打發回了小列秃聞的喜歡
不盡說我兩下里差人往甘州去情愿與 朝廷出
氣力因此差我同脫忽麻來邊上報知余得之甚喜
加厚勞之適阿黑麻復遣人至沙州諭只克等使降
且令其掠赤斤苦峪肅州以効報又傳其已調兵可

速苦地方剋期大舉入寇衆方以爲憂余曰小列禿
請附吾事濟矣阿黑麻不復能未也衆曰何如余曰
小列禿與野乜克力不同野乜克力之稱欵也特欲
窺利于我我邊撫致之亦不過欲孤土番之勢爾豈
能得其死力若小列禿則與土番世仇志在報復觀
其此來絕無告討徇利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
善戰若撫而用之夷夏并進牙蘭不足圖也今當遣
人令其速發以撓阿黑麻東向之計勿先爲人制則
是計矣皆曰善余乃奏請令哈刺灰頭目拜迭力迷
失量帶本衛夷人十名厚齎段布及番字書同小列

禿差來頭目脫脫迷失等密從背道前去把思濶地方尋見小利禿并野乜克力頭目奄克台等宣布朝廷恩威曲加獎勵務在同心協力共滅逆虜興復哈密以成不世之功事奏朝廷自有重大陞賞及告以阿黑麻將欲東掠消息省令速發迎敵勿先爲人制仍行副總兵彭清分投差委撫夷通事官軍戒諭罕東左衛都督只克等頭目倉阿朶兒只等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刺等及蒙古赤斤衛都督卜刺召把麻奔等并苦峪臨邊任牧番達人等各要益堅臣節固守境土勿聽哄誘自取後悔仍須整飭各部人馬

晝夜哨探以防寇兵務在聲勢聯絡不許自分彼此坐失事機七月拜迭力迷失等至把思濶小列禿大喜曰正欲報仇况又有助者乎乃率其部下并糾其鄰夷小察罕都大察罕都共四千騎而西阿黑麻拒之于乞台哈刺兀之地土番大敗死者數百人小列禿與其頭目脫羅台亦中流矢死其子十六河及襲爲太師移住哈密北哈黑察之地八月報至甘州余乃與僚屬議曰自土番倡亂以來西鄙用兵餘二十年凱音未 奏王憂臣辱余東充謫臣誤蒙 皇上錄用委以經略受命以來深惟闇劣不獲圖報爲憂

幸賴 朝廷之福諸君之策謀之半年頗有次第且
牙蘭遠守孤城而所恃者阿黑麻之援爾今阿黑麻
已爲小列禿所敗狼狽歸國東向之謀猝難再舉此
可乘之時也卜六阿歹啣其殺父之仇痛入骨髓若
往宣諭使之提兵西向以斷土番援路而我輕兵倍
道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縱阿黑麻聞之必不敢
捨小列禿而援牙蘭于哈密况野也克力精兵皆駐
北邊亦足以牽制阿黑麻東向之計而苦峪遺民與
夫罕東赤斤等衛精銳凡數千自懷輯以來咸感激
思奮合勢而前必勝之道也又况我邊適無北虜之

警得以併力西事失此機會後難再圖諸君以爲何如衆皆以深入爲難余曰竒功由險得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非貪功生事特以土番叢爾之地敢肆侵侮如此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于關外何以威示四夷又赤斤苦峪等衛夷人其所以隱忍遲回而不肯叛者所望在此一舉今又中止彼將謂我專事籠絡終難倚夷心改圖他變生矣且哈密不欲復則因循可矣必欲復舍此何爲况天下事未有用費力而能成者一勞永逸古人有言諸君其試思之時猶有異議者都督劉公寧勵聲贊之曰許公

言是保爲諸君破之議遂定乃以狀聞上降敕曰近得爾等奏據罕東衛都督只克等報虜酋阿黑麻殘破哈密令其頭目牙蘭占據至再至三近又擒殺沙州逼脅各衛歸順及僭稱可汗名號爲患不已欲動調番兵擒斬牙蘭克復哈密等因事下兵部會多官議僉以爾等之言爲是勅調罕東等三衛番兵往勦但此虜素稱强悍而三衛兵無紀律人無固志必須兼用漢兵始克濟事勅至爾等卽選委素爲諸番信服的當官員齎賜罕東等衛勅書各一道及量支官錢措辦表裏布絹等物就令帶去交與

只克瓦刺達兒奄克孛刺并部下大小頭目諭令密探牙蘭動靜各將所部慣戰精兵盡數選出見數密切授以方略立以期會分以地方聽候調發爾等先將本鎮漢土官兵揀選十分精壯者給與堅利器械及腓壯正馱馬匹預定領兵領哨之人嚴加練習餵養馬匹如有瘦損卽將兌補糧料草束及犒勞物件俱要充牣贏餘至相應時月速爲哨探如無北虜西番聲息及訪察向背審度強弱果備無不周機有可乘功可必就事無所失一面應機速發仍令副總兵彭清親臨節制番兵分路進攻漢兵按壘遙振使聲

勢連絡諸番有所顧藉不至膽寒氣餒一面星馳具
奏其行兵之際務要計慮周悉不宜先時洩露自取
敗衄成功之日陞賞不吝如無可乘之機不宜輕易
而動爾等其慎之慎之

平番始末卷下

許進

勅至余乃先遣撫夷指揮楊翥往諭哈密都督奄克
孛刺馮亦虎仙令其差人潛入哈密探聽阿黑麻及
牙蘭消息翥至赤斤奄克孛刺卽遣頭目拜迭力迷
失凡十八人以往未幾擒一虜至譯云我也的骨是
牙蘭伴當八月十九日牙蘭使我同討刺骨等六人
出城南邊場分馱麥子因晚被拜迭力迷失等十八
人將我撲住拏來我在哈密時聽見人說速檀阿黑
麻調了四千人馬要往漢人地方上去搶中間有小

列禿領了四千人馬來到土魯番地名乞台哈刺兀
和阿黑麻廝殺把阿黑麻人殺了許多小列禿也折
了些人小列禿如今在哈密北邊離四五日路程哈
黑察地方住哩阿黑麻到敏昌住了幾日這八月裏
往土魯番做虎兒斑節去了又聽的小列禿還領人馬
和阿黑麻廝殺哩阿黑麻害怕不敢離土魯番今年漢
人地方上也是來不成問以牙蘭消息曰牙蘭如今
在哈密坐哩他跟前上馬的好漢不上三四百其餘
都是老幼男婦同牙蘭守城的頭目撒他兒前日往
土魯番去了還要來哩時罕東人有自土魯番逃回

者畏兀兒指揮苦木亦遣人來報其辭與也的骨所
傳無異予審其不妄卽遣指揮楊翥馳赴赤斤罕東
苦峪調集各衛頭目來聽方略數日皆至犒宴旣畢
乃爲陳說順逆安危之理及 朝廷恩德與牙蘭可
圖狀令其各選精兵千住牧地方伺候調發 勅至
卽照數馳赴軍門并密遣人諭小列禿只千舊任地
方按兵不動諸頭目踴躍而去十月予乃以趙協副
守甘州身同劉公寧陸公闇至肅州調集各處衛所
官軍簡其精銳者凡四千員名議以副總兵彭清爲
前部予兵一千五百人先期出嘉峪關沿途候調赤

斤等衛夷兵親臨節制俱會于羽集也川以待分遣以指揮楊翥賚勅親詣番族撫調赤斤等衛夷兵共一千五百員名與彭清會以候大軍以少監沈讓整飭在營一應神鎗神銃火器火藥等件器械以戶部郎中楊竒提督倉場以僉事孟準隨營督運糧草以兵備副使李旻僭運軍餉以分巡西寧僉事楊萱預備接濟以百戶何禎鎮撫劉寶賚執旗牌統領官軍都指揮李清等一千五百員名騎牽正馱馬匹各帶軍火器械營料什物沿途巡點勿致遺落而子與劉陸二公躬統大軍續發與彭清等各番兵俱會于

羽集乜川以議進攻分布既定十一月初五日誓衆于肅州演武場初六日發嘉峪關歷扇城赤斤苦峪王子莊等處凡八日至羽集乜川營于上陸吉兒之地是夜大風振作揚沙沙轉徙須臾平地成阜軍士寒不支僵臥馬傍余重裘尚不堪乃環走帳外問慰諸軍胡地有鳥夜鳴聲極悲切僚佐有垂泣者余曰此正臣子圖報之日死沙場亦幸矣何泣爲夜半風止而雪軍士少安翌日小列禿遣其弟十六賽罕玉等十六人至營曰前日脫脫迷失往甘州見衆大人報信與了大賞賜又差哈刺灰人矮胖到我營有我

與朝廷出力土魯番原與我每仇家我老子因此
與阿黑麻廝殺中箭死了如今我哥哥卜六阿反做
了太師的職事終日要報此仇想起朝廷恩惠不
敢有怠差我卜六賽罕等來邊上謝禮就告稟衆大
人知道我兄弟每連我叔字羅罕同領人馬與朝
廷出氣力如今人馬見賭著土魯番路里余喜其意
犒以牛酒令隨中軍時彭清兵與各衛番兵俱集惟
罕東未至衆欲待之余曰潛師遠襲貴在神速兵已
足用不須待也乃令彭清精選番漢兵共一千九百
五十員名授以方略卽日進發別遣指揮楊禧領兵

三百分布北路坦力一帶指揮朱玉領兵三百分布南路養威一帶俱爲彭清聲援以防不測余則與劉陸二公以大軍繼之令番兵三百往來哨探聯絡聲勢苦峪去哈密凡三程無水入貢者皆馱水往來至是得雪余遂得以兼程西向十八日黎明大兵掩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清所領甘州官軍六百一十餘員各分爲左哨令百戶何禎冠帶舍人劉訔執旗牌督之與番兵六百三十餘名四面合勢進攻賊亦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兵呼譟并進鑿城爲坎礮附而登賊衆崩潰退保土刺土刺者猶華言大

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首撒它兒復戰于土刺下
指揮何玉李珍等奮不顧身先登陷陣賊敗斬首六
十餘級攻破土刺五座燒毀房屋三百間俘獲已故
忠順王妻女獲到牛馬羊隻二千有奇牙蘭撒它兒
乘間逸出餘賊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懾不敢動惟
餘大土刺一座守者幾千人我兵已捨砲矢石攻之
殺百數十人尚未下問其俘則言皆哈密人爲牙蘭
脅從非敢拒命恐一槩被誅爾余聞其說急遣人傳
令勿攻時有貪功者與欲封侯乃請予耳語曰此輩
旣從牙蘭卽是逆賊且面貌不異土番若誅之得八

百首級甚竒功也且我等忘身犯險千里爭鋒而以數十百級歸何以爲辭余曰朝廷用我輩專爲恢復我輩圖恢復當務安定安殺一人尚恐遠人不服況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人其誰與守吾寧無功决不爲此汝今尚未有嗣第從吾言天必令生佳兒不然吾効汝矣乃止令官執信牌往諭之遂下咸給牛種撫令寧家并諭以時寒天兵不能遠留各宜改心滌慮謹守舊土春來當爲爾等修築城壘遷發流人以圖久安之計二十三日乃以獲到牛馬犒賞將士分哨結營全勝而回遂遣人以捷音聞而合

軍由嘉峪關入諸番兵令各還本衛其頭目皆赴肅州議功行賞十二月捷至京上乃下勅獎勵有俱爾運謀協力士卒用命致死克捷良足嘉尚之語巡按御史張恕復以功聞乃加閭俸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余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其少監沈讓郎中楊奇副使李旻僉事孟準葛宣指揮正澄李清何王楊禧李禎楊翥及官舍軍餘人等各陞賞有差至于哈密赤斤從正頭目及瓦刺十六賽罕玉等余皆厚加犒宴而倍賞之是役也初議從罕東捷徑以趨哈密既而大雪道

不通乃由常道以往而罕兵亦因雪阻不至上怒
其失期欲加究治余爲奏請原其罪令圖後効上納
之時衆交議發遣哈密居人及立王事宜予曰此行
雖足以申威絕域顧北虜負固已久奮其餘克必來
擾我邊疆尋殺罕東赤斤等衛還攻哈密以爲復仇
之計若以苦峪新遷之衆當之勢必不支再受其禍
則生意盡矣前日之事正爲急于成功不計萬全所
以不妥爾柰何欲効之今當一面先行嚴飭我邊間
閱士馬分布要害以防內侵以示外援一面省諭罕
東等衛各選精兵與苦峪居人相爲依倚以防襲取

一面諭令都督奄克孛刺與小列秃約爲婚姻以堅和好及令差人與小列秃從軍使臣先回哈密探聽牙蘭撒它兒去向及土番動靜并賚犒賜小列秃諸物省令以精騎布伏要地遇有土番逆賊先行跟襲截殺仍速報我邊及赤斤等衛并力追勦若黑阿麻果未悔禍東出爲逆小列秃襲其後我兵犯其前赤斤等衛之兵衝脇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倘彼兩三出不得逞智力自困強弱之形判而主賓之勢成然後可以隨機通變爲哈密永遠之圖今虜心叵測諸事未定不計其害而圖其利恐非計也衆乃從余

議遂令哈刺灰頭目撒力巴兒等七名及十六賽罕王等十三人先入哈密以覘之先是牙蘭撒它兒之被我襲也牙蘭有名馬日行七百里越宿至土番阿黑麻聞之大驚欲遣牙蘭還追我兵牙蘭難之復遣其酋克克可失率八百騎而出過哈密見城已殘破乃不攻而東至哈刺克以掠罕東并窺我邊時余所遣十六賽罕王適至哈密乃以克克可失之事語其太師十六阿歹并致我邊款厚之意十六哈歹卽率精騎要擊之於也力帖木兒之地斬首數十百級所略人畜盡得之克克可失遁歸阿黑麻聞之惧丙辰

正月十六阿歹遣其頭目孛羅罕拜烟歹二十八人及哈刺灰撒力巴兒七人至自肅州以報予既厚爲犒宴而又奏令與奄克孛刺仍申前約結親畢令還其罕東被掠之衆亦令通事張海厚賫布物撫諭夷心自是益固三月阿黑麻與牙蘭謀曰我經營哈密二十年中國已不復望不意瓦剌餘孽相與爲梗如此豈天意耶今中國諸衛之兵皆養銳不動而但令此虜日與吾搏深入則恐被夾攻進則無所得哈密行且休矣若與求和還我使臣復通貢路何如牙蘭勸令勿求和阿黑麻乃自將其衆與其酋撒他兒

復襲哈密破之報至僚佐愕然予曰哈密經我兵之後居者皆移在小城中城中止有老羸數百食且垂盡而小列秃兵方往來其地阿黑麻豈能持久乎行且退矣

亡何

小列秃復遣其頭目朶羅都王阿失乃等

二十六人至報稱有我們人馬都在把濶地方住坐這三箇月裏有孛羅罕王俺荅孩平章從漢人地方上回到我們任處與卜六阿歹太師哈刺撒罕王說有肅州衆大人每又與了賞賜好筵席吃了著與俺克孛刺做的親替 朝廷氣力力有太師聽了這話就聚了頭目計較先差了俺克孛羅忽領一千人馬

去到哈密那邊拜烟荅城殺了二十箇漢子二十箇
女人又把九箇小城兒都搶了又活捉了兩箇人也
殺了如今還要差卜六賽罕王掩荅孩平章往土魯
番去搶先着我們來報我們來時又有土魯番走出
來人說阿黑麻如今要來哈密里太師問了這話也
要領人馬往哈密搶去搶了時再來報苦峪亦開送
逃回夷人斬迭力迷失至自言原隨陝巴守城後被
阿黑麻搶了一向不得歸舊年十一月看見漢人軍
馬到來廝殺了幾日回去聽得土魯番人說只說漢
兒人無用看了他一箇箇都是捨命的好漢雖說先

年卽加思蘭的人有好漢今漢兒人又強似他今年
三月裏有速檀阿黑麻又領人來到哈密要把大城
土甚拆著另砌一箇小城兒住城里又沒多箇人計
較中間聽見小列禿人馬有些在把濶地方任坐又
有些在失把力地方任坐因這等害怕又見哈密壞
了任不得阿黑麻領着人馬就回去了有小列禿太
師兒子領了人馬跟着將後頭走的赶上殺了十四
箇人又活捉了一箇名叫阿雍打刺罕阿黑麻留下
撒他兒着守哈密撒他兒不敢來如今那在刺木城
坐着他土魯番人不上二百其餘都是我們人又聽

見說漢人大勢軍馬還要出來撒它兒十分害怕又不敢回去昨日差了哈只克往土魯番報去了如今不列禿人馬都在這邊堵着路坐里這四月十一日撒他兒差了我們五十箇人來哈密探聽消息到了哈密聽見人說小列禿達子來哈密搶了兩遭又聽得小列禿的人說與朝廷出氣力如同靠着金山一般吃的穿的都有我任了五日艱難過又怕漢朝人馬來因此乘空逃回來了衆聞其說皆以余爲善料余令行都司措辦綵幣羊酒以犒朶羅都王等而奏請譚寫番文令其賫去獎諭十六阿歹太師及衆

部落令知 朝廷大恩益堅臣節務將速檀阿黑麻
及迺酋牙蘭撒他兒設法斬捕及將哈密城池潛住
反夷搶趕盡絕以靖地方以除後患果若成功 朝
廷斷不負爾之勞朶羅都王旣行余爲各僚佐議以
爲哈密堙沒中國不復望者幾二十年阿黑麻亦自
分以爲不拔之基皇天祐我 國家得小列禿諸夷
之助一戰而走牙蘭再戰而走克克可失三戰而阿
黑麻僅以身免人心兵力同時俱振哈密大勢略已
平矣雖撒兒尚在然不據哈密而移住刺木城其膽
落可知且其本兵不滿三百餘皆協從近聞我師與

小列禿倚角累勝心皆改圖日有逃者其散處各城遺民又皆日傳番漢人馬將至聞撒他兒在刺木夜凡數驚時走城外此不終日之計也復何足患今若令哈密三種夷人每月遞遣數十精騎入哈密小列禿之地往來招諭聲勢不絕使知我大勢已復兵威四集以聳動其心又時縱反間于哈密爲言阿黑麻見哈密反覆盡坑其衆使協從諸人疑阻生變我邊亦簡閱士馬聲言欲合小列禿赤斤等衛剋期進討以奪其氣如是則撒他兒授首有日矣撒他兒死大勢自定然後修城塹廣種植議遷發爲防守一面閉

關謝絕西域使激怒于諸夷一面遠竄羈留使臣使
挑怨于部落阿黑麻進無所得退有後悔不款塞求
通將何爲乎衆曰是乃遺書于鈞陽馬公馬極以爲
然奏行之阿黑麻自是益窘六月二十一日余方寢
起沐髮忽傳赤斤城夜不收伴送夷人四人來獻土
魯番頭目首級余大驚以爲阿黑麻死矣亟出視之
乃撒他兒也僚佐皆來稱賀余笑曰昨與諸君言此
虜行當授首今何如耶乃譯來人云我名奄克孛刺
係哈密已故忠順王部下人後被阿黑麻槍了逼着
順了他舊年十一月裏有漢人軍馬來到哈密把牙

蘭趕的走了隨後有撒他兒害怕把我們領在刺木城住坐這今年四月裏有人聽見撒他兒和他手下人商說有牙蘭害怕回去了只着我們在這裏怎麼坐的要好時把哈密好人馬都殺了其別的娃娃男婦我們起着回土魯番去罷他說了這話領着三千多人往哈密哨探去了我每聞之這說慌了做了箇計較對衆人揚說漢人大勢軍馬并奄克孛刺拜迭力的人馬如今又都來了聽見人說哈密人若順大明皇帝去的都饒了不順的就殺我每說了這話有哈密人都就來一處商量了起身到那阿思他

納城裏坐下先着兩箇人黑夜往哈密城裏對哈密人把這話也說了先有跟撒他兒去的十箇人也是哈密人知得這話就偷了撒他兒二十匹馬回來與我們都在一處有撒他兒聽見我們在這裏收拾了二百人馬到阿思他納城裏與我們廝殺了三日兩下里都不曾得贏我們差了亦撒失黑迭力迷失兩箇去往把思濶地方把剌禿五百人馬調來了着頭目孛倫哈失哈領着同我們一處和撒他兒廝殺有小列禿人馬將撒他兒人馬殺了一百四五十撒他兒敗了走到城門下有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把撒他

兒哄着捉住割了頭其餘的走脫了幾箇我們殺罷
和小列禿人馬又到哈刺帖訛城圍着城裏只有兩
箇是土魯番人走了其餘都是哈密人我每就會了
話和小列禿人馬一同來到有小列禿人說你每不
要在這里只往哈密守着城去我每在外尋哨着分
付了這話回他把思濶地方去了我們起了男婦四
百人馬就到哈密同城里任人在土刺上守着里先
着我 and 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滿可三人拏撒他兒頭
來報哈密都督奄克孛刺亦遣人遞達子報撒他兒
事并計大兵乘勢以攻土魯番余乃先令都督奄克孛

刺先遣人入哈密探聽彼中事勢緩急以報請于上
曰 朝廷建立哈密地方外以控制諸蕃內以藩屏
其肅勤王效順積有歲年先被逆虜速檀阿黑麻悖
逆天道占奪城池迫降屬番阻絕 貢路我 皇上

明見萬里特降 綸音令臣等潛師克復臣等謹遵

成命卒兵征討仰仗 天威一鼓而拔夷其巢穴

毀其積聚撫安協從全勝而回阿黑麻執迷不悟自
棄其天後復兩出爲逆率皆敗衄歸國雖留撒他兒
統領餘孽在彼住守勢崩力折無所底定今瓦刺六
卜阿反并哈密奄克孛刺等遵事聖朝堅守臣節乃

能聽我指揮同謀協力將撒他兒擒斬以獻所領部落殺戮無遺又令哈密夷衆占守土刺身爲衛蔽以此觀之哈密故疆似有可復之狀原其所自非臣等愚昧能然實我皇上神謀睿筭之所致也臣等切慮牙蘭遁跡于前撒他兒授首于後固爲哈密之幸但今住守哈密夷人兵力寡弱城池空虛正在急于安處之時倘若遲緩誠恐土魯番糾衆復來外援未合內心不定勢豈能支臣等欲將赤斤住種三種夷人盡數發遣前去哈密并力住守柰事出倉卒糧餼未備又彼中事體緩急尚未的知難如前議若不隨

宜審處又恐有誤事機除行左副總兵彭清速便差人前去招諭哈密都督奄克孛刺等前來令其挑選精壯本部夷人三十五人畏兀兒一十五名俱量加犒賞着令前去哈密與彼見任夷衆併力占守以壯

國威仍差人賚賞前去卜六阿友處諭以 朝廷

嘉爾復仇恤患之功誘令往來和好聯絡聲勢以懾虜心一面差人星夜來報以憑另行奏請處治無何阿黑麻復遣其酋卒五百騎襲哈密期欲盡屠其衆都督奄克孛刺差人以報譯云前日有衆大人着奄克孛刺差人去哈密探聽消息都督就差了我脫脫

苦木等一十人去到了哈密城邊撞着一箇人問他
哈密聲息他說如今哈密城裏都是我們人土魯番
一箇也無有我就和他進到城裏到第二日有五百
人馬來到哈密城下就把土刺圍了我們認的是土
魯番人往下射箭射死了他一箇人我們土刺上就
放火煨烟有小列禿的人看見烟起有十六賽罕王
領了六百人馬來了土魯番人見了人馬灰起都回
去了有十六賽罕王到了城下我們下土刺同他趕
到速木哈刺灰地方上和他廝殺把土魯番人殺了
九箇我們也折了五箇人有土魯番回去了我每和

小列秃來到哈密地方小列秃隨往他地方去了我
每原把聽事的人他們留下九箇在哈密守城着我
四箇人報信問以彼中意向真僞曰如今哈密都是
一箇心來時對我們說快着人來守城恐那里人少
支持不住問以阿黑麻消息曰阿黑麻自從敗了這
一遭十分害怕又見舊時順他的人如今都隨了我
們他來這里也無處安插多管事再不敢出時余所
遣拜迭力迷失等百人尚未行急遣人促之又遞番
文告稱艱難求討盤纏口糧修城器具及哈密守城
有功人賞賜并謝小列秃禮物余皆爲奏請給付而

令都督奄克孛刺諭使卽發復寫番文付與拜迭力
迷失賫去與小列秃太師并領兵擒斬撒他兒有功
頭目諭令務要與哈密在城夷叙親和好同心協力
防守家屬各爲量給口糧勿致凍餒拜迭力迷失旣
行適苦峪原差探聽夷人奄克等復至言哈密城守
已固但不敢遠出耕種問以小列秃動靜曰小列秃
常來哈密與我們做買賣昨我來時卜六阿歹又與
我每說你去與衆大人說如今事已定了將苦峪人
都着來守城罷我到八月盡間望着你們僚佐聞其
說皆以爲盡遣之便余曰哈密國勢雖復他累經兵

燹蕩然一空若驟以苦峪一千之衆遣之歸何以自
贍阿黑麻雖屢遭挫衄包藏禍心尚未可測爲今日
計莫若再練精壯者二百餘人令入哈密修復室廬
多放冬水候來春無警則盡遣苦峪壯丁入田果芻
糧既備守具不缺然後盡其家屬查照起發慎罕事
例量爲周給委副叅將官至斤赤等處駐劄遙振軍
威相機發遣令安故土若阿黑麻悔過則已不然戰
有餘力守有餘備吾無患矣議既定乃以聞制悉
報可阿黑麻聞之計無所出乃怨牙蘭而歸罪諸夷
教誘者弘治丁巳遂以陝巴金印來歸且遣使入

貢并求安置兩廣使臣寫亦滿速兒等上皆許之
降勅于阿黑麻令滌慮自新而差官護送陝巴及
苦峪人入國于是哈密復興番衛底定邊關無警西
域咸通九重紆西顧之憂予亦遷官去陝矣八月
陞戶部右侍郎庚辰北虜入寇大同孔棘僉議復
以予爲提督甫至一月奉旨以叅劾將官不與監
督同議致仕歸家邑路通陝哈密入貢者感予疇
昔之意過必求見羅拜爲壽而後去問以彼中事則
已生聚富強與舊日同矣因思予昔冒雪以襲牙蘭
食乾糲飲泉水蒙犯矢石肌膚毀裂返往沙漠蓋三

千里不解甲而臥者四十餘日當時已分無此身矣
幸而功成得保首領復叨 寵命再轉崇階及今優

游林下者又數年此非吾 皇之恩望外之福乎顧
予老矣戇直多忤無益時用幸際太平之盛得安草
莽苟度餘生若不幸而有疆場之虞尚當荷一戈先
士卒而死以報 國恩焉能墮下與兒女子永訣耶

秋居對客偶談及此因檢藁記其興復始末一以示
人臣報 國之義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以俾後
之籌邊者知其責任之重成功之難如此云云不手
弘治十六年歲在癸亥八月望日東崖道人靈寶許

進書

嗚呼公之克復哈密故城有六德焉夫深入征不毛之地而決勝勇也有智焉先結諸戎爲之用是也禁殺脇從八百仁也有勇焉一言而同事者俱禍是也弗急於建王以爲功而驅苦峪居者之還智也有仁焉否則無夷類矣嗚呼今之哈密可復不可復安得起公九泉而與論乎於乎公昔遇瑾猶持正也使今當何如耶予讀是編暨閱公傳不覺敬三嘆爲之汗顏胡世寧書

里公海軍而留者四十餘日當報曰公無此意矣